

QINGYUANANLIAO

情缘难了

王玉田 著



山西人民出版社

情缘难了

王玉田 著



山西人民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 I P) 数据

情缘难了 / 王玉田著. — 太原 : 山西人民出版社, 2016.2

ISBN 978-7-203-09500-2

I. ①情… II. ①王… III. ①中国文学-当代文学-作品综合集 IV. ①I217.2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6) 第 023896 号

情缘难了

著 者: 王玉田

责任编辑: 孙 琳

装帧设计: 马慧雯

出 版 者: 山西出版传媒集团·山西人民出版社

地 址: 太原市建设南路 21 号

邮 编: 030012

发行营销: 0351-4922220 4955996 4956039 4922127(传真)

天猫官网: <http://sxrmcbs.tmall.com> 电话: 0351-4922159

E-mail: sxskcb@163.com 发行部

sxskcb@126.com 总编室

网 址: www.sxskcb.com

经 销 者: 山西出版传媒集团·山西人民出版社

承 印 厂: 大同日报传媒集团有限公司

开 本: 890mm×1240mm 1/32

印 张: 11.125

字 数: 180 千字

印 数: 1—1000 册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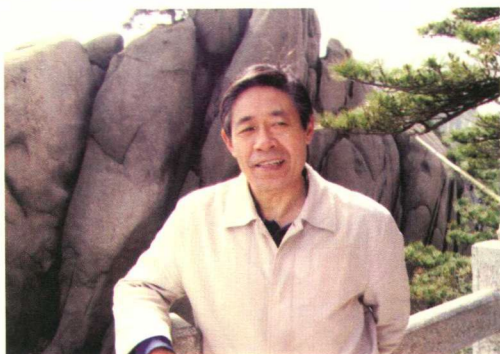
版 次: 2016 年 2 月 第 1 版

印 次: 2016 年 2 月 第 1 次印刷

书 号: ISBN 978-7-203-09500-2

定 价: 28.00 元

作者简介



王玉田，1955年生人，山西省原平市子干乡南郭下村人。1981年大学毕业，先后在大同市教育学院、大同市委文教部、市委宣传部、大同日报社供职。从1982年始发表文学作品。后陆续在全国公开报刊发表文学作品百余件，一些作品获多种奖项。

序

□曹乃谦

我和玉田兄的相识，是在大同《云冈》杂志举办的一次文学笔会上。那是 1986 年的冬天。当时我还没有发表过什么文学作品，只是把刚刚完成的有生以来的第一篇小说给了《云冈》后，正好就赶上了他们要开笔会。而玉田兄那时候已经在《山西文学》、《云冈》等报刊上发表过不少文学作品了。论年龄他虽然比我小几岁，可论文学写作，他却是我的师兄，属于兄长级别的。

从那时候开始，我叫他就叫玉田兄，一直叫到现在。

就是在那次的笔会上，我读了玉田兄的中篇小说《彩彩》，是一口气读完的，读完后，我又返回头认真地读了第二遍。

《彩彩》的第一行是这样写的：“彩彩从小就知道自己低人一等。”就是这一行，使得我不由得想往下看。怎么回事？为什么？她咋就低人一等了？我想知道下面是怎么来交代的。

彩彩的爹是地主成分，那她就是地主出身了。在那个年代，“地主”是阶级敌人。

彩彩从小就受人欺凌，看着别的孩子们玩耍，她只能是“孤独地，怯怯地躲在一旁”。小学三年级时，别的学生都加入了少先队，她却没有任何资格，只能是一个人躲在门前的古槐树下凄凄地哭。“娘最后还是偷偷用一尺红布给彩彩做了一条红领巾，可她只是悄悄地保存着，从没敢在学校戴过。”

小学毕业后，想上中学必须要生产大队推荐，彩彩又没有资格了。看着别的孩子兴高采烈地去上学，她一个人躲在场面的柴火堆里哭。哭着，哭着，“渐渐地听到娘带着哭腔，一声声呼喊她的名字。”看到这里，我的眼睛湿润了，有泪就要流下来。

彩彩悲惨的命运，使得我伤感而动情。而实际上，是玉田兄那极富感染力的叙述，把我给打动了。

接下来叙述的是，村里的铁姑娘战斗队里没有她；民兵的野营拉练也不要她；女孩子们说疯话，她

序

□曹乃谦

我和玉田兄的相识，是在大同《云冈》杂志举办的一次文学笔会上。那是1986年的冬天。当时我还没有发表过什么文学作品，只是把刚刚完成的有生以来的第一篇小说给了《云冈》后，正好就赶上了他们要开笔会。而玉田兄那时候已经在《山西文学》、《云冈》等报刊上发表过不少文学作品了。论年龄他虽然比我小几岁，可论文学写作，他却是我的师兄，属于兄长级别的。

从那时候开始，我叫他就叫玉田兄，一直叫到现在。

就是在那次的笔会上，我读了玉田兄的中篇小说《彩彩》，是一口气读完的，读完后，我又返回头认真地读了第二遍。

《彩彩》的第一行是这样写的：“彩彩从小就知道自己低人一等。”就是这一行，使得我不由得想往下看。怎么回事？为什么？她咋就低人一等了？我想知道下面是怎么来交代的。

彩彩的爹是地主成分，那她就是地主出身了。在那个年代，“地主”是阶级敌人。

彩彩从小就受人欺凌，看着别的孩子们玩耍，她只能是“孤独地，怯怯地躲在一旁”。小学三年级时，别的学生都加入了少先队，她却没有这个资格，只能是一个人躲在门前的古槐树下凄凄地哭。“娘最后还是偷偷用一尺红布给彩彩做了一条红领巾，可她只是悄悄地保存着，从没敢在学校戴过。”

小学毕业后，想上中学必须要生产大队推荐，彩彩又没有资格了。看着别的孩子兴高采烈地去上学，她一个人躲在场面的柴火堆里哭。哭着，哭着，“渐渐地听到娘带着哭腔，一声声呼喊她的名字。”看到这里，我的眼睛湿润了，有泪就要流下来。

彩彩悲惨的命运，使得我伤感而动情。而实际上，是玉田兄那极富感染力的叙述，把我给打动了。

接下来叙述的是，村里的铁姑娘战斗队里没有她；民兵的野营拉练也不要她；女孩子们说疯话，她

不敢参加，她知道没有人会搭理她。她在心灵上受尽了歧视和侮辱，但是干活劳动时她却样样都不敢落在别人的后头，而她挣的工分儿，又是最低最低的。

年龄大了，彩彩结婚了，可是婆婆骂她，丈夫打她，“她的身上脸上经常是青一块紫一块不成人样，嘴一张一合哭不出声来。”玉田兄叙述说，彩彩遭打后，回到娘家养伤，伤还没好，婆婆找上门来骂：“霸着闺女不让回婆家，要在家养野汉子吗？彩彩看着头发全白的娘，就是明知道前面是火坑，也得狠狠心跳了。”

太惨了，惨得我都不忍心再看下去了。把稿子放在一边，长长地呼出一口憋在胸中的气。

后来，终于，彩彩和一个叫有才的男子汉偷偷地好上了，肚里还有了孩子。这本来是不正当的事，可我看到这里却有点为她高兴。

有才要她把孩子打掉，可她坚决不同意，她要把孩子生下来。在她的人生里，这大概是第一次真正地要为自己做一回主了。

事情发展到再后来，当然是败露了。族长带着几个后生要把有才“扯了”。

彩彩急急地来给有才报信，让他赶快躲走。

“有才淡淡地说：‘躲啥。大不了有我一条命顶着。’

说话间，门外便明晃晃亮起一片火把。只听长庚老汉吼道：‘有才，你这龟孙子出来！’

‘那不要脸的臭娘们也出来！’几个后生也在一旁帮腔。

有才回头看看彩彩，见彩彩平静地看着他，既没有惊恐，也没有慌乱，甚至还苦涩地笑了一下。有才便点点头，猛地拉出一柄鱼叉冲了出去……”

看到这里，我不由地喝一声彩，“好！”

我这一声“好！”既是为了这两个为了真爱的人勇敢的壮举而喝彩，也是为了玉田兄精彩的叙述而喝彩。“彩彩平静地看着他，既没有惊恐，也没有慌乱，甚至还苦涩地笑了一下。”

太精彩了。

就是这一句“苦涩地笑了一下”，我觉得太精彩了。这一句的背后，有好多好多的内容在里面，要告诉读者的东西太多太多。语言背后有语言，文章背后有文章，说的正是这个。

好一个“苦涩地笑了一下”，好一个玉田兄。

从那以后，我便跟玉田兄交了朋友。

当初，玉田兄在市委文教部工作，他一个人编辑着一份周刊《文教动态》，后来他又调到宣传部文艺科当科长。这首先就说明，玉田兄是个有着文艺范儿的文学艺术人。

我们经常在一起下围棋、写书法、喝酒。喝酒当中，玉田兄每每有精彩的段子讲述给大家。他所有的段子都是有根有据有出处，要么是邻居要么是同学，要么就是单位的谁发生的什么事。反正是，在讲一个有鼻子有眼儿的真事。大家就都是当做一个真实的故事来听。我也当做一个真实的故事来听。即使是素段子，我也喜欢听。他说他们单位的一个人为了气小偷，故意把硬褶纸叠成钱包样子，装在屁兜，让小偷偷。后来小偷真的下手了，把他的屁兜用刀片割破，把假钱包偷走了。小偷上了当，他很高兴。而且是接二连三地继续这么做，可接二连三地把好好的裤子让小偷给割破，他半点也不心疼。到了单位，拍拍被割破的屁兜说：“今儿我又把狗日的小偷气灰了。”

后来我还发现，玉田兄的五言诗还写得好，大有“田家少闲月，五月人倍忙，夜来南风起，小麦覆陇

黄”的白居易风格。这是我所远远不及的。

可是，自调到了宣传部，他就整天跟文件打交道。写材料成了他的主业了。他就再没有时间和情绪写文学作品了。有道是“著作等身”，可对于他来说，那等身的，是枯燥的公文。

听说玉田兄要出书，书名叫《情缘难了》。我表示祝贺，并把书稿要了过来，我是急着想先看看。抖句文词儿，叫“先睹为快”。

文学作品好与不好，对于我来说，第一个标准是，能不能让我看得进去。至于其他方面的什么深度呀厚度呀，现实的历史的伟大意义呀，对我来说都在之后，因为只有看过了才知道。可那些让我看不下去的作品，怎么能知道它里面有些什么呢？

说实在的，能让我看得进去的作品不多，有些获过这奖那奖的作品，我也是看着看着就看得不耐烦了，扔在了一旁。

而玉田兄这本《情缘难了》书稿，我只是那么随手一翻，就看进去了：

“只见丑寅坐在锅头上，深深吸口烟，又缓缓

吐出，把烟袋在炕沿上叭哒叭哒嗑几下，用手将将稀稀的胡子，闭眼深思良久，说：‘那就讲个箭箭不离屁眼吧！’”

看到这里，我不由哈哈大笑。笑过，赶紧接着看。想听听这个丑寅如何往下讲。其实，这不是丑寅在讲，这是玉田兄在讲，下面是怎么回事，怎么个“箭箭不离屁眼”，由不得你不往下看。

于是，我便一篇一篇地看下去，篇篇不落地一口气看下去。

看着看着，眼前出现了画面：

“帆布篷支起一口大铁锅，黑乎乎的麻油在铁锅里沸腾，一个胖大的秃顶师傅在炸麻叶。师傅手脚麻利动作极快，手里的面团一抻一扭便放入油锅，‘嚓’地一声，油锅沸腾得更加欢实，不大工夫，焦黄的麻叶便淌着油出锅了。师傅往来穿梭，亮亮的脑门上冒出亮亮的汗珠来，师傅脸上一抓，顺手一甩，油锅里便噼噼啪啪一阵爆响。”

看到这里，我赶快往后躲躲，因为我怕让锅里溅出的油点把我烫着。

又看着看着，眼前又出现了一个吃饭的场面：

“孩子们是不喝酒的，菜一上桌，便手握筷子，目不转睛地紧盯着盘碗，大人一个‘请’字刚出口，孩子们便一涌而上，正所谓风卷残云，虎入羊群，一瞬间便盘干碗空。大人们毕竟有些体面，不好与孩子们硬抢，只好瞅瞅这个，看看那个，摇头叹气罢了。”

《情缘难了》书稿虽然是一个个的汉语言文字连出来的，却是处处都有着画面般的视觉效果。

除了情节上引领着我想往下看是怎么回事，这种不闭眼就能出现了的画面效果，也是玉田兄的这本书稿所以能引人入胜的高明之处。

这画面效果，就是玉田兄在书稿里的细节描写。而这细节描写是需要一定的生活功底的。

“梁三骂起牲灵来，数数落落，抑扬顿挫，有板有眼。”

“有才装袋烟，吸吸，没着，也不去再点。”

“有人从外地买回一块布料、一张年画都能引起小小的轰动，女人们围观、评判、打听、称赞，然后或心满意足或带着些许遗憾回家。”

这些，都是真实的生活细节，只有写出生活的真实来，才能够引起读者的联想。只有写出生活的真实

来，哪怕这生活是苦难的、辛酸的，也会拥有读者。

真实的才是善良的、美好的。玉田兄的这本文稿里，也写到苦难的童年，苦难的年代，但正是因为其真实，使我读起来，产生出一种亲切的美感。

最让我受感动的是玉田兄写母亲的几篇散文，每篇的文字并不多，可因了他那感人的细节，使得我鼻子发酸，眼泪汪汪：

“长大后，我来大同读书工作，每一次当我准备离家的时候，母亲含泪默默为我收拾行李。全家人谁也不提要走的话题，气氛沉重而压抑，当我离开亲爱的母亲时，也从不敢说一声：娘，我走了。甚至不忍看她一眼，总是提起行李做贼一般夺门而去。泪水在我眼中飞旋，身后那双模糊的泪眼让我心疼，令我心碎。母亲啊，母亲……”

我认为，曲折的故事能吸引人，而真正能打动人的是这种真实的生活中的细节。再曲折的故事，最终也会让人忘记。而真实感人的细节，才能让人终生难忘。

我相信，“当我离开亲爱的母亲时，也从不敢说

一声：娘，我走了。甚至不忍看她一眼，总是提起行李做贼一般夺门而去。”这样刻骨铭心的细节，会永远留存在我的脑海里。

《青草地》最后一段：“天色昏暗，阴云蔽日。云开处，一束阳光不偏不倚、端端正正照在梁三老汉的坟头上。”这种大写意的表现手法也是非常洒脱、十分漂亮的。

玉田兄文字上用词的精准和形象，也是很见功夫的。如：

“几亩薄田大都零零星星挂在半山腰。”这个“挂”字；

“老虎来到树下，见虎崽遭害，又见树上猴着的李二。”这个“猴”字。

这类足见功力的用词，在《情缘难了》中有很多，在此不一一列举。

不过，在《过年》篇里，有一段我没有看懂：

“街上鞭炮声越来越稠密，孩子们满世界疯跑，大人们大都钻在家里干活，街上已难见踪迹。偶有相遇，问一声：‘次弟了没？’回答说：‘初一就次弟了。’相视一笑又匆匆走开。”

这“次弟”是什么意思？怎么讲？虽然我知道，

过年嘛，相互见面，总是在说些吉祥如意的话。但这“次弟”究竟是如何理解，这恐怕只有原平老乡才知道，玉田兄真该在这里给读者解释一下。

搞文学创作，那得有这方面的灵性才行。我认为，这里面十分之九是天分，十分之一是后天的努力。那些光靠着勤奋和刻苦的人，虽然也能写点什么，但仅仅是一般般的水平，撅死他他也写不出个好的作品来。想弄个精品，那比牛上树也难。

玉田兄是个有天赋有悟性的作家。

有些人勤奋，吭哧吭哧地下功夫，书出了一本又一本。可我的看法是：石头蛋蛋一坡，不如夜明珠一颗。不在多，而在精。

玉田兄的《情缘难了》是文学的精品，是一颗夜明珠。

2015年7月20日 于槐花书屋